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

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

臣

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四十二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

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
加子厚古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
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真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耳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

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禍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赦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

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友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屠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屠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

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
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
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
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
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
以異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
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

不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至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受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

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
今人之謂有智者為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
舊嘗完而暴鑠之謂為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為器者是
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
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烏
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況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
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
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

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具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為我異愈肯自為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為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

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
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
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
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
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
亦枉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
矣富貴者皆是也而素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
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

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為與不為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令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人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

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為與不為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故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

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
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修慝免過弗能
固無暇撰述空自言摹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
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
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
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它為也辱問及之
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
所聞力所逮叔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
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
物輒生取捨可為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
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
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
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
一天人推知晝夜陰陽道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

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
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
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
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
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

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諭傾俟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

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
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
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
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

一作物

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

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

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
能精慮當否酬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
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

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

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
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
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
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
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兵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
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
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

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
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
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
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
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
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

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
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顧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
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
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
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
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
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

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
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
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
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
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
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
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

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
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
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
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
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
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

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始

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

一下

有不復思

釋四字 故言無次序

一下有多注
改勿訝五字

辭過煩矣理或未

安却情示不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 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
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塋
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辭其將何情以稱

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
贅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
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
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
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
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儔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
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
發於心而諭于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
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
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益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
其守分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
世豈特士之自賢益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

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
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
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
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
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
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
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
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
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
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
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生謹其
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
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
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

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侯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疾以聞焉

上魯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舉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

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過之而後未
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
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
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北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
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
直人有違順直之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
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
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

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
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
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
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四
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
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
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居之憂之次也談者必
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

遠引筆墨所載宜以慶歷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盛平之間契

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既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不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饑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開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向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消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

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不為如水之防
如薪之束如獸之牢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
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
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
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
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
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
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險阻非可一日具也

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師者明其耳目而預
為之備何憚其來且慮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
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
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
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纔破塞
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
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
盈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

不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勝則漢取陰山敵人近而慟哭開西城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苦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

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邊地惟靈夏如內郡他才可種蕎麥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馱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

而即艱何益且闕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
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
敵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彼雖叢爾然元昊用之
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
者非錯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為用也若
是則其之憂有甚於前也今敵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
恐有乘危篡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
道嘗謂敵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

以臨制部旅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何欲為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俾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之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于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

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
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
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
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
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四十三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

宋 呂祖謙 編

書

上蘇公書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
託庇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
其樂及相別亦未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
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

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
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
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
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溺於富貴而習於違順
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
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
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
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

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

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疾
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
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閤下以為如
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剝文廣
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
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
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
也閤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

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

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
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
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
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孑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
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汎汎然
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

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況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
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
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
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
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
惟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
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苦形
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

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剡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讐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隕獲反覆于心無可奈何尚有一話可以為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為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為不少也求

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
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為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
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荊公
為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
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
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
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

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
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
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
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
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
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
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

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簿說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從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夷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為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茲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隔幸亡以耆

陋為忽非唯左右之為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塋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
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
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

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閤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閤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閤下以詭隨取笑為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

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閤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況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

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閤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

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
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
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
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
勸閣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
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

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尤可
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
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
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
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
如吾張公也聞閭下之名想閭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
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
其策於天下又遇閭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

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
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
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
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
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

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恭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

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
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
巴巋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
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
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
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
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
賦及雜詩等諷詠愛玩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
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
已有所到也來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
字謂之嗜好則可矣謂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
下與來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
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來為知
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

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
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
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
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
者抑來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
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
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
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

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

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
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鼃
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
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
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
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
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
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

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而說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
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
所惠答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
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
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
事自未通輒耳敢以所聞奉浼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
謂尊私史而歷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
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

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
其為詆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
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卞
焚他書以紿公公殆卞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
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
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
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
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在於吾友也然吾友

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伴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已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為君明此北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

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
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
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
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
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為更張鮮不召亂豈有
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
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
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

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剗弊革故再親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

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
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
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於祖宗時
如何廉恥之廢立於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祖宗
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
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
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蠱百出土崩瓦解之勢
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

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
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之才之功此
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
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奧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
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
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
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
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

有行遣決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
附此書幸為祕之勿重其罪也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擔小
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
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
靖其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
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小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

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媿耶錄事叅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號為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久必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

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
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
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
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榷銖兩惟恐
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欽
止私憂執事之急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
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
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

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陰為勢利尚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修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已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為之未嘗鯁鯁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

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

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

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為天下者
為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
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已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
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
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
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克擴仁義之心
者其要在此此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
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

而行已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䟽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有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魯子宣書

晁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人論
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源本者蓋及乎此矣不可不察
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
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
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暫安必危禍
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
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

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
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
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
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
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流其術是
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
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
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

禍敗亦不及魏謩季世賢者也德裕以謩楊李所薦亟
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
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
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為
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下
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今
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天
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邇天下歌之屈仰其惠故

蒙謗毀而寵不替遭時變而身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於後快於我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論爭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失

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獎激如謀已
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間寅緣軍興以漁
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
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
遂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
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
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無
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為和氣無

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永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遠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明足以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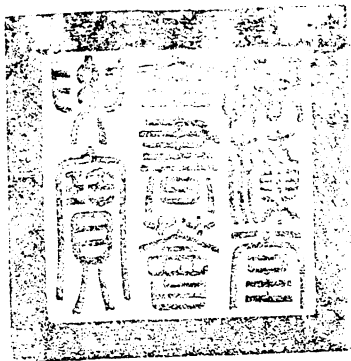
伏待罪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一十一

十四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范 鏊

謄錄監生 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四十四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啟

賀刁祕閣啟

楊 億



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
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
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非榮對鬼神之問
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某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寶一

自翰飛南國便歷亨衢奏賦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
推慕負宸之所嘉稱羣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
益矧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
郎之選荐列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東求於髦
碩用刊正於縑緗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細書之選
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
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詆諧某限符竹之所拘揖
風期而尚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潁州曾學士啟

劉筠

伏念褊局至庸孱軀多病暗於機用動涉背馳恥介寵
以趨風甘受嗤而擯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聞猥玷
綸曹仍參靈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
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涯矧乃金馬蘭臺名儒
富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實繁孰謂鰥生更希殊進誠
以衰門積釁諸寡食貧嚴助豈馱於直廬郝愔願補於
遠郡乘襁守之方闕荷堯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罹歲

簫豈期優詔遽移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
適將叙款俄辱誨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巽牀
之謙旨殊匪為儀欣悚交懷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啟

夏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正秉
彛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
有翼曩屬先朝違裕臣黨興姦密嘯羣邪陰窺時柄允
繫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

霄塗為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辟終以洽聞飛語引
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處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沖据榮
悴之交人言無間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
慝感露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譖人協氣雲翔皇朝
電照澄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
渥慰藉良厚毗倚增隆袁安涕洟念深於王室謝傳憂
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至公來
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洪惟

高範絕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
奔走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埏鑄

免奉使啟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幣實
濟空拳然念頤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
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饗侏之音車
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魯子回車
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

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其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
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
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答胡秀才啟

歐陽修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
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
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恠伏以秀才學
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

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效以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青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

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啟

歐陽修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問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恠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出

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畧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才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閒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修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

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鳬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酬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啓

歐陽修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每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

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啟

歐陽修

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
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
者來覲冕旒之遽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
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
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
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

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
祀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回諫院傳龍圖攀違書

歐陽修

修猥以菲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
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
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
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
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叙違銘之肌膚

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數道奚周

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修

修啟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
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
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
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修以衰朽得此
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湏
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啟

歐陽修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側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閒成懶顧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間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

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
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啟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總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
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別洛邇臣以本兵柄部分
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其兵不關於公府承流寢失革
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世基厚德天畀大猷
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蒸

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然德有重儆運無常安遼種寒
盟羗酋盜塞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
上意尤注時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
日布焜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抃愜方且坐料脆敵
陰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萬
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之勝奮庸有待
訂美無倫某適綰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下私慶叢矜

賀呂待制啟

宋 祁

伏承祇膺召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
官食德雖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
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之地遺秉
於減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
見效著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待趣竚追鋒之還至
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
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堦再
世司徒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

接游從久棲蔭映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
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啟

宋 祁

仰對明綰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
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於藝文不
應強以軍旅比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暮無治
言狀方襍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遷進領博陵采控幽
朔營屯晉集亭鄣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更於事裒衆

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為劇藩當待賢牧寧茲鯁懦再
忝僉俞伏以某官明惣庶官輔興邦緯廣十取五之路
收百有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
戎所賴虜運百年天聲萬里戍餘卧鼓之息城無早闔
之虞操筆可制豪桀之驕持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為
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令入竹
萬个甘贖罪於曠官埏冶不私幘幪知所

賀參政侍郎啟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函德之
厚剛中而明旅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教用飫民瞻
天賜耆明俾輔王室果浴魁壘之彥入佐調燮之宜追
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
餘潤赫䟽行下薦笏歡聞祁方守塞防側聆恩冊振構
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啟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榮

不償慙伏念祁為術空單稟生厯怯叨華禁署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閑州受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于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齒擢誤加庸底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狙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饟之餘廩帑常乏馬不充士官靡值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

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峙隄於未潰
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
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戀

賀司空呂相公啟

李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惟某
官直德闕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
綢繆四近扶翊於帷牆之漸啟發睿謨燮熙於鼎飪之
和揉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若晦發為經綸而迭使

以煩士鑒有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
兵侵之騷邊屬廟謀之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從斫
案定疑則師有必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
眷攸先恩章果沛諗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
及此歲陽之變若時拜袞未曰疇勲姑以遵漢傑之奇
成遲周時之凱入諏王體以為急非私抃之敢謠掃門
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遑賓館之趨企戀忻
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啟

張方平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濫領藩麾
伏念方平平世為修散財乏用荐更臺閣之要久司戶
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
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
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益某官秉國
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於百志爨友周於萬微大道甚

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鋤刀聊施
於一割所憂駕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資政啟

劉 敞

邈遠符光亟遷歲籥晞虹蜺之隆耀渴江漢之清流心
如旌搖訊將兩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某官
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
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於樽俎威令被乎夷戎
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

旦九罇之詩咸思衮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敞閣於知
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祭戟而無緣仰冀上為
廟朝益綏福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劉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車
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
踈之安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闡假
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

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履之功至和平
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
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
揆能苟微冒寵思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
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谿之私

上郭侍郎啟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
聽得究下情頑䟽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

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
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
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
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
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惆悵發中臨咎怔忡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
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

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
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
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
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
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
瞻

謝提刑啟

王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值使車按

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効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
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
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
伏惟為上自願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策之用有疏
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
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

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䟽斥徒以
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
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
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
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
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
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即趨墻屏其為感喜
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啟

王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為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僞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

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
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
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
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
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啟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
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總
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
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

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
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牧寧四
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叨芘
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
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閥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
仰遐風

賀致政趙少保啟

王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絲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
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
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
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
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
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啟

王安石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踈

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輶取道阻長繫盛德之
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
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
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
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
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
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
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啟

王安石

伏以畿疆阻闊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旃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啟

王珪

載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居廟堂之尊當家國之盛而能

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
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
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微
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楹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
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
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
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
儒碩學以閭廡精祲之際况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

司匪肩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稟沉霽器能枵疎學
承之迂聞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藐亡賢知馳騁
之奇偶濫偕於計文幾躡先於辭級往裨劇治趣駕屏
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饜已撝
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天子之能事更持紫橐謁亡
史臣之多聞敢意睠獎之靡遺廼擢瑣涼於非次給北
宮之禮才奉試言之榮答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
念去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氏

詔文之舊豈容單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粹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啟迪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畯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珷玞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楸楠而後巧致繆茲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體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頌期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涓塵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已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啟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
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
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
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
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
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
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

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
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
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
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
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
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
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
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

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賀歐陽樞密啟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

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
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
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
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
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
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
平昔起於小官曷嘗湏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
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

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啟

姚闢

書局備員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脫去塵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宜伏念闢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

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祀燕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損有益苟至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編

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而
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綱踈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
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涯
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
大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
然不能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
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思諱不知殆匪
謀身之良術幸賴主上寬仁之厚明公保庇之全謂罪雖

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蠲深憲俾
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
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
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虛心而順受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四十五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啟

謝倪評事禮書

陳 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
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
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

今足下順先典貺襄書禮以賢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
昏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襄不
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啟

強至

承即便時已開尊府益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
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
之輔邦未列慶函首紆榮牘矧本朝之雋老實延閣之真
儒力通聖言俛關華闕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

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
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為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啟

強至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竊抃丹衷於皇聖
辰若攷古道繩紱朝之遐武敞二閣以右文倬彼天漢
之昭回揭為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
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扈德
車之順游唯特傑材乃稱華選伏進某官氣涵渾厚道

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
方司朱郤之裁牋聽禹啟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纘服首
擢東藩之舊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
盛會弼謨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壘元猷抑輿情之所
跂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巽枉辭益銘謙矩永言感擇
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啟

強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峻辟書案上終無異於孱庸自

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懦衷竊以
陝服以西雍都為劇帥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
自選士雖指麾一定但專委於文書而綏御兩間亦與
聞於論議參是幾事要之傑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
馳州縣唯簿書期會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
曾試乃冒從軍之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
僥慶而及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
必行存心獎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賤矧至再三

短能絕跂於高明寧裨萬一第堅素守益攷舊聞侍經
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謂期自奮於功名庶
幾立身以報知已

代問侯程密諫啟

強至

被命中宸效官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牋牒不
時懼黷高明之聽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亮節
在廷懿文表世早紆賢業自結主知陞諫署之華班兼
樞庭之祕直中外荐歷明哲惟均父母一州猶鬱於清

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惟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塊
圯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代謝兩制狀

強至

祇奉明綬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
加庸品切以為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輸中都不脫民而
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長乃名宜職苟
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無堪瘝官有素江淮易任曾靡
寧居金穀主謀恍迷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

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汚滯矜憐
介愚寔聞當宸之聰遽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
慎厥修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啟

強至

易甚難之道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閣云
初職事已懼墮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漕權之
劇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繇頻年水沴之餘顧民力至今
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

能老於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者器無
所容技有俱短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可為大
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輸將治狀絕
稱曾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惟朔陞最
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復此
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首贊萬
微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放之足求靡尤
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於將來遂俾拙疎訖

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屬封弗額聚歛之能兼拊
凋罷之俗固有貳事少酬大鈞

謝除校勘啟

強至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寢昌聚書增廣經
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惟
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小道亦
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奕而蒙幸采
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為空廣內之策加倍而後

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譌繆是以圖書之
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
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
辯雌蜺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塵能宿職安
世默識乃為得人伏念至生質晦冥天機駢淺染人偽
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荏苒過壯性不傷闕
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拔自邊
邑擢處郊庠經汎為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詒

方枘之譏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
恨於崔駰賜劔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
髦士之比肩所貴莫邪干將為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
獨賴先容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
惟瓠落甘觸報聞豈意寵恩橫加弱植委蛻塵滓濯質
清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失五
而在茲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帝載
幹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蓋曲盡

於所長底是庸虛冒于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勤竄
啟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為修臨淵履冰而申誠桑榆之
景尚冀於晚收管蒯之微無忘於代匱上酬洪造次答
厚知

與孫觀文啟

強至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此簡
書居積道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啟處用康伏以某官
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個儻扶義而濟

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歷猶知其必然污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禡龍章而無愠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逍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啟

強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宮太傅之貴保安車賜

凡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某官全德邁種英猷
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懷王室繫股肱而是賴雖大雅
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
辭台鼎之機任即侯服而偃藩貌體之隆固弗遺於黃
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遙於
物外揮金之樂不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廣德竹
帛所載今昔同符跂聞英聲側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
長者之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既

回登州知郡司封啟

蘇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領
奧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承擁傳
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鉛自窘未遑緘候之儀占
牘不忘首辱惠存之問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
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某官奧學敏識峻節孤風得
古人之清通為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謠於民言
臺蘭之模凜乎肅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遽膺半竹之

行昔者由御史而為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
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
茲出守聊為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
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允為孤拙之芘適臨歆
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啟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
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䟽其

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遷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

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
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
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
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
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
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
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
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

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啟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

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

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致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

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
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
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
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
周之業為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
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
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
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賀楊龍圖啟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言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

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

為虛名軼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
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
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
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
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

推奪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
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
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啟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
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
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
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
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
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
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
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

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
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底幾大慰天
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文太尉啟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處富貴而若無爵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之豚

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敵係頸長纓約束河洪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超侍無緣踊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啟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啟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

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

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
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
於青黃黷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
嚴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
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
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怜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
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
愚不肖之分克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

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答試館職人啟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
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
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
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
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
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

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
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
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
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謝賈朝奉啟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
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
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

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
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
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
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
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
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啟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

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
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
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
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
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
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
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
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啟

王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縉紳協
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經綸盡聖
賢相濟之成效是繫丞弼之重以底神人之和蓋內揆
百工坐弭瘼官之患而外釐四鄙默銷猾夏之謀疇咨
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千齡之胥契聳億姓之具
瞻恭惟某人文妙於古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
制作若出閑暇議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

聲播在夷貊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
士發稽留之歎側聞乎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
品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噓枯引望
門闌但馳悃悞

賀諫院舍人啟

沈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
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
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贊指

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恩懇惻隱民疲俗之變
心申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
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茲惟
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席
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魚
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
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審
諤霜臺恥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砉砉

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來之法振
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縉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
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贊
庶休行被於康功雅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
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祇益感銘之實

賀蔡密學啟

張載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
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

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
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搖巨力
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
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
莫知所為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為渭師所敗潰遁
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
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
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是

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
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
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
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維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
息以攘患保民為已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
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
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啟

林希

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
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醜顏無措恭惟本朝右文
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烈雖
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秘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
髦畯俾資校讐百年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
錄猶品類參差之不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
條目積有朽潰寢忘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
定就給筆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

於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
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卷之
風盡銷白簡之蠹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士於其間
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大官之膳優游職業得專意以討
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方其
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
預集賢之才召踰朞月遽遘閔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
比茲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實何有矧以平時著

令先進諸公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
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
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奇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道家
之蓬山脫鈎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併為僥倖徒
速嘲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守司徒侍郎
台衡舊德社稷元勲鴻鈞運乎至和以無棄物菁莪喜
乎樂育固有遺材得由下邑之卑擢陪諸生之後良以
寅緣之舊近茲亨會之成遂俾陋愚獲被嘉寵雖遠施

者不以其報而自知者所以為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
天祿石渠號稱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揚雄得久
於其中況今簡帙甚繁鈎槧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
就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實亦終老庶幾自娛譬
夫就市閱書委身為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可償
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啟

蘇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之

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輟生於遠方有似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強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迫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濶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

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巽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排為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為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為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

武之賢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
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
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
悅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之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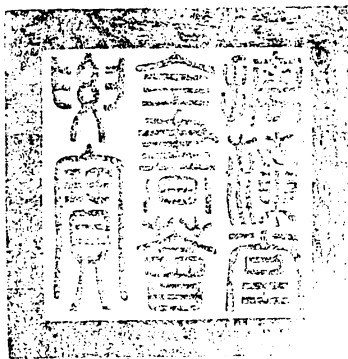
賀河陽文侍郎啟

蘇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
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

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
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
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
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
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
久安之未遑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范 鏊

謄錄監生 臣 戴祖覃